

我正在书房敲键盘时，忽闻窗外有孩子们的嘈杂声。这声音像在围墙上，我急忙探头望——不好，几个十岁刚出头的孩子竟敢爬上了围墙在那儿采摘我家楼下邻居天井棚上的葡萄！这是野葡萄，不能吃、也不好吃。这围墙有近两米高，万一不慎跌下危险！且墙上都插上了碎玻璃，万一戳破了脚！当然，更令人揪心的是孩子这种举动是个不良倾向。

我立即高喝他们下去，他们扒在那根本不牢的棚上，嘴里吃着这不过一粒花生米大的葡萄，对我嬉皮笑脸地不肯下。直到我发怒训斥了，这才悻悻地爬下去！

他们都操外地口音。可以肯定这些都是穷人家的孩子，现在一般家庭的孩子都娇生，哪要吃这种葡萄。

我瞧着这些孩子的背影，心里有好多的话想对他们说：“孩子们哪，我童年时也穿过、馋过。那时我人还没桌子高，瞧见我那较有钱的伯母从上海带回来不少五彩缤纷的糖果糕点，是我从没见过，于是踮起了脚，瞧了一眼，哪知，伯母便恶狠狠地朝我额上敲了一个‘毛栗子’，嘴里骂道‘馋鬼’！我自然哭了，我娘知道后，替我抚额上的包，再三教导我：‘不要气而要记，穷要穷得有骨气，别人再好再多的东西看都要不看一眼，有志气的以后凭本领挣了钱自己买，没本领那就争气别看。懂吗？’——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到母亲这样严厉的教诲。

馋

吴凤珍

以后，却还有更大的考验来了：我家因父亲失业，一家人常常饿肚子，放学回家，馒头还是冷冷的。而同在一个客厅吃饭的伯父家夫妻俩却是满桌子的美味佳肴，我们兄弟姐妹都目不斜视，干脆走出了家门。可刁钻的是客厅里飘来饭菜的香味直往我们的鼻孔里钻，人在极饿时要抵挡这香味的诱惑确是不易，何况是几个小孩子乎？我们即便嘴里多了馋涎也到背人处偷偷去咽哪！对我们来讲这是意志上残酷的磨练，别人的食品和一切东西我们都要做到不‘馋’”。

“祖上传给每房有四只骨牌凳，我们这一房人多，每当吃饭时，见伯父家不在吃，便借了他们的凳子一坐。此后，伯父便用绳子将凳脚与桌脚捆绑在一起。从此我们宁可都站着吃，也没有再去碰他们的凳子。人哪，人穷志不可穷！所以家长首先要教育孩子的是戒馋！只有不‘馋’了（指广义的馋），孩子才有了健全的人格，这是学做人的第一步！”

岂料次日上午，孩子们又来爬围墙了。经过我一再的怒吼，他们这才又悻悻地而又不大甘心地走了。

“——我母亲又说，不能怨别人不帮，人家理当救急不救穷的。我们要自力更生来救



吴桢祥文并图

天雷公
地雷公
天地之间响雷声
上上下下团团转
两根竹竿一条绳

“我家住在什么路？我也不知道。”一位居住在普陀二村的朋友对我说。

上海居民的住址一般都是由“路”、“弄”、“号”组成的，有时还会加上什么“新村”或者什么“花园”、“广场”之类的，但“首要”的“路”和“弄”必不可少。

那天，住在普陀二村的朋友让我去他家做客。普陀二村在什么路呢？我问朋友，朋友就说了上述的那句话。这可让我

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有座面积10余平方公里的海岛，全岛没有任何植物、礁岩和建筑，满是一望无际的白沙，周围的海水清澈见底。这“阳光、海浪、沙滩”的自然风光本应是游人云集的好去处，但岛上全是深达数米的松软细沙，连支帐篷都因没有牵拉的固定点而常被海风卷走，因无遮阳挡雨之处让游人们都无奈地望“沙”兴叹。

90年代末，英国旅游开发商路姆·维多亚来岛考察，他眼望银沙碧水闪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他首先请人在海岛周边浅水区做了地址勘察，发现全是坚硬的珊瑚礁，便在水下凿岩奠基，以数百根巨大的钢筋混凝土柱桩支撑构筑平台，在上面建成风格各异的小楼，开设码头、酒店、超市和娱乐场所，把沙岛则划成驾车越野、沙滩体育、休闲娱乐等诸多区域，一时间游人蜂拥而至……

时至今日，以“维多亚”命名的海岛已是驰名世界的旅游区，每年接待近百万游客，路姆·维多亚也获得了巨大效益。

把楼盖在陆地上尽人所知，但在“尽人所知”面前换个思维，便会开拓崭新的天地，敲开通向成功的大门。



我家住在什么路？

刘其舜

伤了脑筋：普陀二村在普陀区大概不会错，但是普陀区范围很大，南到安远路、北和嘉定区接壤……

后来我终于找到了普陀二村，见居民住宅门牌号写的只是“普陀二村某号”，而他们的身份证上也只写着“普陀二村某号”。其实普陀二村在曹杨路上有一个出口，在宁夏路上也有一个出口，那为什么不取名我为曹杨路某弄或者宁夏路某弄呢？这样不就有个“定位”了吗？

上海市区还有一些这样的居住小区，只有“新村名”而没有路名。万一发生涉及生命财产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拨打求助电话，却报不清地址，岂不误了大事？

今宵打灯谜

谢煜明

鼎足之势

（二字摄影名词二）

昨日谜面：击剑获银牌

（国名）

谜底：利比里亚（注：别解为“利剑比赛里的亚军”）

自己！读不起书，我就辍学当学徒，挣工资养活一家人及培养兄弟妹子读书。渐渐地兄弟妹子都长大‘出山’了，我们的经济条件逐渐好转了。而伯父一房因伯父过世无小辈而无人赡养老伯母时，我们这一房担负起了赡养伯母的责任：将大弟过嗣给伯母当儿子，我们每人都给她零花钱，过年过节另外给她过节花的钱，我们把她当亲生母亲般地孝顺。让她同母亲朝南坐，一只鸡的腿母亲吃一只，她也是吃一只。她心脏病发时，我们所有的男人抬了她躺着的藤榻在街上狂奔去医院，知内情的邻居们都惊奇了，对这样的老人，何妨宽容些，我们奉献的是颗爱心哪！”

——葛地有人敲门，楼下邻居来人对我说她们家放在天井里准备封阳台的铝合金材料缺了些，她们已抓住了小偷，是爬到围墙偷葡萄的孩子，请我核实一下是否是这个孩子？我细细辨认一下，答道：“这孩子是爬上墙的，但，东西是否是他偷的，那我就没瞧见了。”

邻居下楼了。我从窗口再望一眼那孩子，从他自己矮下身躯、屈膝蹲下这个举动看，我已了然于心，我那颗心真的好痛好痛哪！

我真想大声地喊道：“孩子，做人要能挺得起胸膛，在人生的道路上刚迈出第一步，为了‘馋’，多了只不该有的‘手’，且别的不上学，却学犯罪嫌疑人蹲下做矮人。孩子站起来，纠正这走歪了的第一步，重新把握住方向，昂首阔步地向前走！”

从容

刘丽亚

一楼住着徐阿婆，一位快乐的“单身贵族”。儿们常回家看看，买点吃的，帮着做做事，算得上殷勤。其实，她哪里用得上他们呢？有劳保，身体好，她就有足够的本钱，加入到自信自立的一族。中午，锻炼好了，徐阿婆就顺便在外面吃面条、吃馄饨，也去肯德基、港式小吃，一家一家地换过来。老太爱干净，身上穿的，家里摆的，都舒舒齐齐。

那天，在公园里遇见她，两人坐一条椅子。只见她拿着苹果，用小刀薄薄地片着吃。吃完了，甩胳膊踢腿扭腰，一阵扑腾。见我一直看书，她对我说：“你要动动的，人不动是不行的。”那种严肃的样子，很有点长辈说“老人言”的味道。

春天到了，九孔被、棉花被，她一条一条地晒。楼高6层，其他4层人家，都是中规中矩的模范公民，只是5楼的小两口，马虎人生，也马虎别人，衣服不经甩干，就晾了出去，等阿婆从公园回来，晴空万里演变成了淅沥春雨。那可是儿子新买的羊毛被，老太那个心疼，那个气哟。

“咚，咚咚”，老太上门说理。门开处，站着一位年轻媳妇。“你家的衣裳把我的被头淋湿了。”“哪能会呢？我家有遮阳篷的。”老太走进人家阳台，朝下望了一望：“依看看，依看看，你们年轻人太粗心，水都顺着篷滴下去了。”“啊呀呀，对不起噢！”媳妇理亏了。

这一句“对不起”的代价是，徐阿婆又颤巍巍地爬上爬下抱进抱出。第二天她在小区里遇见我，向我说起昨天的事儿，一副四平八稳的样子：“依晓得吗？现在年轻人啊，做事体不牢靠，不牢靠。”她往前凑了凑，好像发现了一个新秘密，天边又悄然升起了两道弯弯的月牙儿。

我忽然发现，原来生气也是可以如此从容的。

徐阿婆今年八十三，这岁数也十十分地从容呢。



巧匠，一刀一式刻画出栩栩如生的民间艺术形象，赋予生活不朽的魅力。

在一户人家的屋檐四周摸摸几件闲置的农具，主人戏称它们也“退休”了，大家笑着走开，踏入谷场。谷场用鹅卵石铺成，而以墨

高迁古村散记

龚伟明

色卵石排成的福禄寿图样，表明勤劳的农民对五谷丰登年景的期盼。我们穿行在古村的巷间，忽然，静寂的空间响起喧闹的锣鼓声，众人一时摸不着头脑，导游说跟她走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跨进大门，廊下有人正在敲锣打鼓吹笛拉琴，原来我们赶上了高迁古村的婚



寓所底下的三层楼面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心”筹建之初，众说纷纭。赞同的，讲看毛病蛮方便；讨嫌的，说龌龊死了；也有的认为由此得房率低了，业主不合算……现在看病又不像从前，受公费医疗或劳保的制度所制约，非得到某个指定医院不可；再说附近有好几家三级甲等医院，医疗水平与设备远比它好，似乎多此一举。不久小医院落成了，又不久，正式接诊了。从穿着看，进进出出的都是附近居民，我对它却有些不屑。

人上了年纪，不免要与药打交道。生的也就是那些常见病，开的也就是那几种常用药，然而去大医院看病麻烦。挂号、就诊、结账、取药，哪处都得排队，还要上上下下奔波。时间用多了，就有些后悔。为了惜时，终于有一天我也踏进了这“中心”的门槛。麻雀虽小，五脏却齐全，中西医、内外科、理疗、化验，常规的一套都有，挂号费只要一块多钱（现在免收）。看病的大抵是些中老年人，大家都围着医生或坐或立。医生问诊，像跟熟人聊家常：“阿婆，长远勿来了，最近好吗？”“x医生，我又来咯依了”……声声句句，透着亲切随和。有的手里捏了好几本病历，自己看病还连带着给家人配药，医生全细细地处理。我只是配点药，很快就解决，拿着处方去结账，记账的窗口却飘出句话：“没有‘络活喜’，用光了。”治高血压的常见药怎能断档呢？我只好悻悻地走开。

后来我学乖，进门先奔取药处，吃准有须配的药再挂号，但是令人失望的次数还是多。我在另一条马路的口腔科中心找到了“中心”负责人，负责人正给病人看牙，人家在第一线工作着呢，这又与到大医院见当官的不同。还未兴师问罪，我的火气已消了不少。他温和地解释，说药库只备普通的、便宜的药，目的在于解决社区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矛盾，对反映表示重视。果然不久，我再也没遇到有方无药的尴尬。

上海人去医院看病叫“看医生”，内涵丰富得很：病情的诊断、药物的服用、心理的咨询等等。病人出于信任、尊重，才找医生，总想一一“看”个明白，来“中心”医院看病的老人多，文化低、记性又差，医生们童叟无欺，一份医嘱有时要叮嘱好几遍。我就常听楼下“中心”内科的汪志立医生絮絮地关照病人，有时病人走远了，他还起身追出去说。汪医生曾不无忧虑跟我说过：“病人看病、配药固然重要，回去后的自我保养也不能忽视呀……”

现在附近的居民有病都离不开“中心”，弄堂里能看到穿白大褂医生提着诊疗包上门，这是在出诊，隔壁邻居拎着装有输液液的马甲袋朝“中心”走去，这是去“吊盐水”。倘若病人多，还可以让马甲袋“排队”，自己先回家歇一歇方便得很。

大上海需要三级甲等医院，倘若贵体染恙；配药、打针，小毛小病，我看还是去“中心”好。

刘景向与《谜学一窥》

刘茂业

前几天，购得一册民国刘景向编著的《谜学一窥》，是一本民国灯谜书中的珍品。

刘景向，字遂真，河南信阳人，北京豫学堂毕业，历任开封私立尚志国文专科学校监学，著有《遂庵诗话》等，与南阳张嘉谋、杞县蒋恢吾等八人并誉为中州八大名流。他嗜好灯谜，认为“谜虽小道，不学无术者为之，决不能工，研究整理，亦学者余事也”，曾著有《谜学》一书，凡三卷十一章。1926年冬，他将《谜学》“谜之体格”一章，节录成册，名之《谜学一窥》，在山东南

华中学校刊等多处刊载。我有幸觅到这册单行本《谜学一窥》，书中共列谜体10种，谜格59种，谜格附录5种，对每一谜格都作了详细注解，同时举多个谜例说明，所选谜例中不少是民国前的著名灯谜，因此这本书被人称作“谜格宝典”。从

书后的广告中，我们可获悉其《谜学三卷》已列为“邃庐丛刊之一”出版，附录中设有“谜家词典”、“谜话”等章节，均为不可多得的灯谜资料，不知该书今天尚存世间否。

想笔者孤陋寡闻，未见已故中州诗人、谜家陈雨门在《灯谜趣话》中有零星介绍，刘景向与陈是忘年交，据说刘景向曾自创《民言报》，时常在副刊上刊出新谜征射，十分有趣。书中还披露了刘氏的一些谜作，如：“鼻涕两行”射《诗经》一句“左右流之”，谜底出自《诗经》的首篇《关雎》，原本应为“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现在居然解释成“两行鼻涕在流”，谜人大胆戏谑，令人忍俊不禁；“投笔于地”，（卷帘格）射食物“落花生”，以“生花”扣“笔”，巧借成语“生花妙笔”之典；“外孙”射字一“姓”，“外孙”是女儿所生，扣合平稳；“李德全”，射《四书》一句“是为冯妇也”。李德全为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夫人，后担当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长，这里，古时善搏虎的“冯妇”被别解为“冯将军的夫人”；“谜彩”射物名“文虎章”，本谜用分扣法，“文虎”是“灯谜”的别称，“章”有“花纹”之意，与“彩”吻合。“文虎章”乃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勋章名。以上这些谜作皆“颇得当时谜坛好评”。

